

编者按：

战国末期，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以“尊贤敬士”齐名，后世尊为“四公子”。其中，孟尝君年龄最大，他叱咤纵横的年代，差不多比其他三人早了几十年。那时，“养士”是宗室贵族的常规操作，但是做到“门客三千”，令天下诸侯为之忌憚的程度，孟尝君是第一人。孟尝君之养士，不拘三教九流，不论出身，只要你肯投奔，总会得到相应的待遇。倘若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孟尝君是不吝财富和地位的。孟尝君恩怨分明，报复心极强，加上他拥有的可怕力量。所以，这种人，你做不了他的朋友，至少别得罪他。

本期开始连载孟尝君的故事，极具戏剧性，颇为有趣好看。

五月初五，齐国。

齐国相邦、靖郭君田婴又得了一个儿子，不过，对这个儿子的到来，他一点都不开心，甚至有点嫌恶。原因很简单，这孩子来得不是时候。早一天、晚一天都行，可偏偏是五月初五。有种说法，这个时辰出生的人，长大后，一定会妨碍父母，给家族带来祸患。

田婴闷闷不乐了几天，最后终于决定不要这个孩子。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把这个违背人性的任务交给了最不可能完成的人去执行。他吩咐孩子的母亲——一位颇受他喜欢的侍妾——把这孩子扔到荒野去。

母亲怎么可能扔掉自己的孩子呢？所以，结果毫无意外。侍妾明面上忍痛抛弃了儿子，暗地里把孩子托付给娘家人，私下里自己偷偷抚养。转眼间，这孩子就七八岁了。他见同伴们都有父亲，自己的父亲却不知道在哪，于是缠着母亲要父

◇小说轩·孟尝君①

亲，侍妾便将一切都讲给他听。听完之后，他嚷嚷着就要去见田婴。

母亲无奈之下，带着他来到田婴面前。田婴突然见到这个以为早就扔掉的儿子，勃然大怒，责怪侍妾为什么胆敢违背自己的命令。

可怜的母亲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旁边的孩子却毫无畏惧，他抬头望着父亲，高声道：“父亲，难道我不是你的血脉吗？为什么就因为生在五月初五，就要被抛弃呢？”

田婴随口道：“因为这时辰出生的人，个子长到和窗户一样高的时候，他的父母家族就会有厄运。”

“请问父亲，人的命运是由上天决定呢，还是由窗户高低来决定？”

田婴没想到这小小的孩童居然会有这样的应答，大出所料，迟疑一下，答道：“当然是由上天来决定的！”

“人的命运既然决定于天，那父亲大人忧虑什么呢！即便是决定于窗户的高低，那将窗户修得高些就行了。那也不算什么难事啊！”

田婴一时间说不出话，他盯着这孩子，杀与不杀的念头在头脑中激烈交锋。终于，他长叹一声，道：“以后，你就叫田文！”

这事就算是过去了。

田文作为相府的公子，算是能公开露面了，却也仅仅就是个衣食不缺的贵公子而已。田婴有四十几个儿子，田文只有开始的时候见了父亲一面，

后来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但他也觉得不错，比起在外面，境遇好多了。等田文长大了些，有一天，他特意求见田婴，要与父亲说点情情话。

田婴看着眼前的小伙子有些面生，等到田文自我介绍说，我就是那个五月初五出生，被您所厌弃的田文啊！田婴这才想起来，他问孟尝君：“这么些年，你也不来见我，现在来找我，有什么事？”

田文道：“父亲大人，您厌弃我，所以，我尽量不在您的面前出现，免得惹您生气。”

“那现在，为何来见我？”

田文恭恭敬敬地拜伏在地，道：“父亲，有些话，如果我再不说，恐怕对您，对田家，都非常危险啊！”

田婴笑道：“呵呵，危险！有何危险？”

“父亲，目前在齐国，齐王之下，谁的权力最大？”

“当今齐王是我兄长，对我信任有加。我为齐相多年，齐国上下官员，大都出自我手，当然是我的权力最大！”田婴心不在焉地说。

“对。整个齐国的人都知道，王之下，就是父亲您最为尊贵，您权大势重，一言而定齐国诸事，齐国政务的好坏，都要归因在您的头上。”

“不错。”

田文继续道：“可是，齐国现在，比您执掌大权之时，并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国库未见充盈，军队未见强大，土地没有增加，齐国在列国中的声威，

◇美文

初夏

□ 马健

乡村的初夏是温暖的，清凉的，还带有一份诗意。初夏与往常的季节并不一样，乡村霎时间变得更适合于居住，最宜人的是满眼的绿色。这些是乡村的树木，它们长得一天比一天绿，越发苍郁。枝干开始疯长，满目旺盛的生命力，在枝丫显露。从上而下弥漫开的绿意，让人倍感清凉。这份清凉遍布于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让人感觉到浓浓的诗意。

树木长得茂密旺盛，各种花儿也不甘示弱，暗暗较劲。乡村的初夏，似乎是花儿的乐园，弥漫其中，一种清新宜人之感，弥漫四处。香樟树的味道，清幽迷人，一阵风吹过，米粒般的黄绿色小花簌簌落下，散发出让人无法躲藏的芬香；农家的墙头上，绕着一根根青绿色的丝瓜藤，正迈着步伐一个劲儿往上“高升”，藤蔓上零星开出的金黄色的小花，将芳香一丝丝地飘洒下来，如朦胧的月色。徜徉在花香中，让人有一种微醺之感。

在乡村，初夏的鸟儿想必是要举行音乐盛典的。清晨时分，人还未醒，就被鸟儿的鸣叫唤醒，许多次轻轻推开窗户，探究它们是什么模样，在树干缝隙中却难以发觉。只有这清脆鸟鸣，晨晚啾啾，实在可爱。沈从文有言：“于清晨听到鸟鸣，叫人不敢堕落。”鸟儿给人带来空静，还有些许舒张开来的懒散，更有一种迟缓却坚定的思绪，轻触心扉的情緒。

到了晚间，便是虫和蛙的世界了。虫的鸣声是自由的，没有统一的指挥，却音色优美，节律明朗，如同宫廷乐队，高贵典雅而又矜持。而蛙鸣似乎不太一样，它们东一声，西一声，似乎完全不搭调，然而在一瞬间，很快又能汇在一起，有急有缓，有高有低，行云流水一般，也会在一瞬分散开来，各自彰显歌喉。

乡村的初夏，仿佛每个人的心灵也渐渐舒展开来。走在乡间小道之上，不一会儿就看到那些闲散地走着的邻人，拉着家常，谈天说地。偶尔进入村屋串门，乡村的美味直直地勾起来味蕾，经不住好客的村人邀请，尝遍乡村美食。走出田园菜地，那里更是村人们的欢笑天堂，长在地里的蚕豆和爬在架子上的四季豆在枝繁叶茂的绿色中探出脑袋，寻找自己的归宿；一株株茄子、西红柿、辣椒等开始崭露头角，在初夏的微风中，随风摇曳；而孩子在大人的带领下游戏其中，憧憬丰收的喜悦。

乡村的初夏，有着岁月的静美。在这如诗如画的美好里读着岁月，如同心中深藏一首优美的小诗。那首诗里，有乡村，有亲人，有父母、也有感恩……如同一条清澈的溪水，流淌于岁月的琴弦上，久久地回响、沉淀。



◇随笔

小满

□ 甘智勇

二十四节气里，我最喜欢“小满”。

它从头到脚都充满了智慧和哲学，“小”无关格局，只关乎心态。因为“小”，所谓的“满”才不至于乖张跋扈，四处闯祸。小满未满，不亏不溢，刚刚好，恰好处呼应了《菜根谭》的妙句：“花看半开，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若至烂漫醺酣，便成恶境矣。”

岭南地区最冷之际不是冬天，而是初春。到了立夏，这里还漠漠严寒；到了小满，天气才不温不火，恰到好处。

这个时候，抬眼望去，都是一片疯长的青绿和诗意。一年当中，数小满最是有声有色，既有“鸣鸠聒聒”，也有“布谷翩翩”；既有“枇杷黄后杨梅紫”，也有“绿遍山原白满川”。

从一些古籍上我们看到，小满前后

是吃苦菜的时节。《周书》里有记载：“小满之日苦菜秀。”夏季暑气日盛，人们容易心火旺盛。不得不佩服古人的大智慧，把夏天称为“苦夏”，这个时节吃苦菜，以苦若苦，清心去火。

岭南一带，此时的苦瓜、苦马菜正长得欢闹，苦马菜属不属于苦菜一种，待考，这个时令，餐桌上，它们却成为我们的常客。记得儿时这个时候，母亲总爱到田间地头扯上一把雷公根，煲水给我们饮，虽有点苦涩，但可清热降火。小满这个节气，让我们，特别是人到中年后，经历社会的一些世态炎凉后，幡然懂得“勘破世情浓亦淡，认真滋味苦犹甘”的哲理。

这个时节，最好多到户外走走。你瞧，叠翠的山，碧绿的水，幼荷苗苗，新蒲

◇散文诗

采撷一抹阳光

□ 杨亚爽

事情，都放飞在这个盛夏。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无不是夏天最真实的写照。也许是一朵小花，也许是一处绿荫景致，总会给我们不期而遇的惊喜，总会忍不住停下匆匆的脚步，拾起一份属于自己的快乐。

在时光的素笺上，是谁用明媚的笔调将美好临摹？是谁用指尖的旋律飞扬了生命？是谁将温暖留在了这个季节？是谁将诗意点缀了流年？

最是这时光无言，却能以盛世将万里山河书写。盛夏的长风细腻绵长，写满了沉静与温情；盛夏的阳光温暖绵长，盈满了

欣喜与感恩。岁月将每一寸阳光都写满喜欢，它无声地将光阴定格成画，将青山绿水修饰成词；将蓝天白云装点成诗。

我是如此地爱着生活，爱着这满眼青绿。茂盛的枝叶上被我写满了感谢，谢谢你用茂密给了我一片无恙的光阴。我愉快地与夏雨相拥，谢谢你用凉爽驱逐了夏日的炎热，还我一颗沉静而安然的心。季节更迭，岁月悠长。我们无法阻挡她渐行渐远的脚步，但却能将一份阳光永远留在心头，让一抹花香在心头永驻。生命有时，只需要一份安然的静好，一缕轻轻掠过的风，一份带着花香的眷恋，千山万水便会充盈在心头。

◇流金岁月

寻梦开阳

□ 郭建强

我的童年是在黄河岸边一个名叫开阳的小村庄里长大，在世人的眼里，这个村庄微不足道，然而，在我的生命里，黄河是我的生命之河，开阳村是我的生命之岸。在这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悠悠的黄河水冲走了多少时光，也留下了不少记忆……

在开阳村，不知道从何时起，每年农历的三月二十，深山沟里都有一场庙会。寺庙虽说在我们村，但离村里还有近十多里路，沿着干涸的河道逆水而上，是一条天然的石沟，沿途到处都是高低不平的河卵石和杂乱无章的乱石，需要徒步近一个多小时，才可以到达一个官名叫卧龙山，老百姓俗称“打儿窝”的地方。卧龙山上有一座寺庙，据相关典籍记载，寺庙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由于偏僻，一年四季这里人迹罕至，只有这座孤零零的庙宇守护着大山，不知道先辈当初建庙时真正的初衷？也无法考究它的更多历史！

在记忆中，这是个非常原始的庙会，平时虽然偏僻清静，但每逢庙会，方圆几十里的村民都蜂拥而至，聚集在了这里，有牛羊交易市场，有“押宝”摊地，也有戏台上的秦腔晋剧，那时的我们更关注的是玩具摊、小吃摊，孩子们拿着水枪追逐在小河的两边，整个山沟到处都是人……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人生如梦，晃眼之间半辈子过去了，曾经许多童年的记忆变成一堆碎片，残缺不全。在我去城市上学离开了大山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古老庙会。

今年庙会期间，我放下了繁琐的工作，离开喧嚣的城市，拿着相机独自驾车回到久违的故乡，看看是否可以在岁月的长河里打捞到几粒童年的记忆！

开阳村在河流的怀抱中繁衍生息。在大山脚下，一条小河穿过了村庄中央，循着河流走上去，发现村子渐渐消瘦的面孔，时光荒芜了曾经的过往，许多窑洞已经空了下来，漫步村里，真正体会到了贺知章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诗意，站在村口的老人，目光中满是期盼望着远方，仿佛在看外出务工的儿孙何时归来！

根据记忆，我迈开步伐，沿着小河的河槽，踏上通往山中寺庙的崎岖山路，穿行在乱石与峭壁间。沿途，山花烂漫，蝴蝶飞舞。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再次看到熟悉的天然山洞，老年人叫“打儿窝洞”，洞口是一滩碧绿的泉水，泉水清澈见底。这一潭泉水，任时光几十年的荏苒，它依旧保留了最原始的风格，仿佛在洗礼着游子久违的疲惫心灵……

碧绿的泉水边，啦啦啦的流水声，如同一曲天籁之音，这声音把我带回几十年前的梦中……小伙伴们拿着瓶子，在洞口下的这潭清泉下捉蝌蚪、逮鱼，满身是水，满脸是泥，光着脚追逐着、打闹着，

田文道：“第一，辞去相位。当然，王上未必会同意你辞相，但是你的这个态度，他会很高兴，会更加信任你。以后，国家政事，务必先请王上定夺；第二，裁减奴仆侍妾，减少供给，严厉约束他们；第三，提高门客的待遇，广招贤才。”

田婴拍案而起，道：“好，就按你说的办！”

第二天，田婴求见齐王，说自己能力不足，在相位上建树不多，请求辞去相位。齐王听了，哈哈大笑，道：“辞相？辞什么辞啊！你辞相了，我再去找谁？不准。”

田婴道：“我才德不够，应该退位让贤。”

齐王道：“够不够，我说了算。你就继续做你的相国，不要再提辞相这事！”

田婴道：“王上既然这么信任我，那我继续做相国也行。但是以后，重要的政务，我都要先来请王上定夺。王上到時候，可不能嫌我多事！”

齐王更加高兴了，大笑道：“哈哈，你呀你呀，这不知道是听了谁的建议，是怕我多心吧！”

田婴一颗心落到了肚子里，心情大好，笑道：“不敢瞞王上，是我儿子田文劝谏我的。”他把昨天孟尝君的一番话，原原本本给齐王讲了一遍。

齐王听了，对田婴道：“你这个儿子，是个人才，好好培养才是。”

回到家，田婴把田文叫来，对他说：“你的三个建议，第一个，我已经采用了，效果非常好。至于另外两个，我想，就由你来负责吧。从今天起，家务和门客的事情，就由你来掌管吧！”

田文在这个位置上如鱼得水，时间不长，田家门风为之一新。不仅那些侍妾、仆从们大为收敛，节约朴实；就是田家的人，也都简朴谦让起来。而所有门客的待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来往的宾客也都得到超出一般的招待。大家都对田文交口称赞。许多人在田婴面前，提起田文，都是赞不绝口，极力推荐。

没有多久，田婴就把田文立为世子，家中的俗务，全部交给他打理。等田婴死后，田文就接替他，成为一家之主。

是為孟尝君！

（待续）